

一、戰火餘生 ——農村的少年與 顛沛的歲月

李奇茂出生於安徽，活躍於臺灣畫壇，其美術表現掀起臺灣美術史的特殊一頁。尤以其師承政工幹校梁氏昆仲系統，往後獨出風格，采風鄉土及世界各地風土為藝術，完成水墨表現的特殊成就，他的美術基礎開始於安徽鄉下的傳統畫塾教育，卻緊密地與21世紀的美術表現連接，構成奇特的人文風情。

〔下圖〕丹青不老，李奇茂與老樹合影。

〔右圖〕〈牧童與牛〉（局部）是李奇茂時常入畫的題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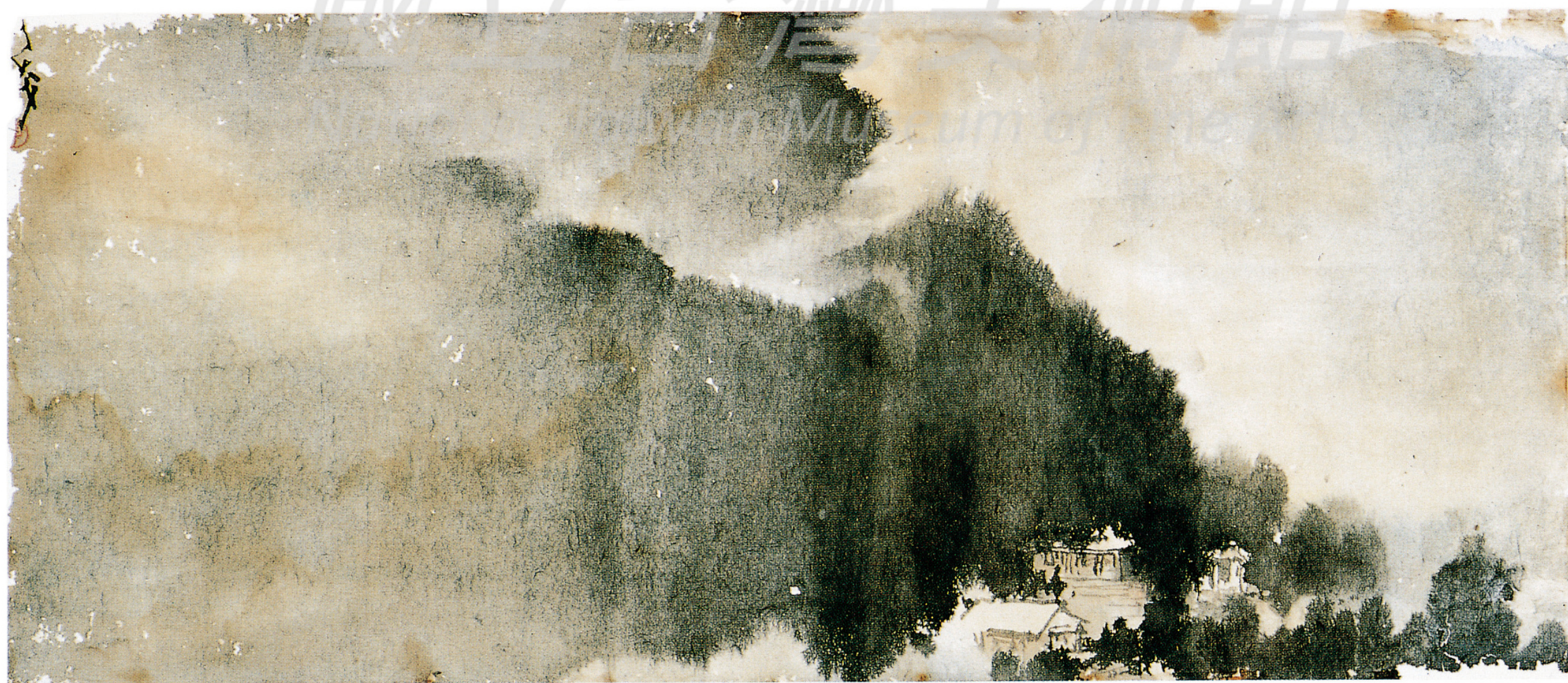


古城少年 / 戰亂中的太平歲月

李奇茂是臺灣水墨畫界戰後第一代代表性畫家。歷史淬鍊一個人，給予憂患、動盪，藉此開拓其心胸，使之追求一種永恆的理念，戰後渡海來臺的第一代畫家往往具備此種特質。對於李奇茂而言，繪畫中的真善美正是他終身服膺的理念。如果歷史有情，歷史將如何敘述李奇茂呢？如果其繪畫永恆，歷史應不吝於給予讚頌。生存的無窮毅力，讓李奇茂在生命蛻變中，走過不可思議的歲月，忘卻生死，走一遭從小立定志向的道路。李奇茂的一生，充滿著傳奇，卻又平易地以真善美為終身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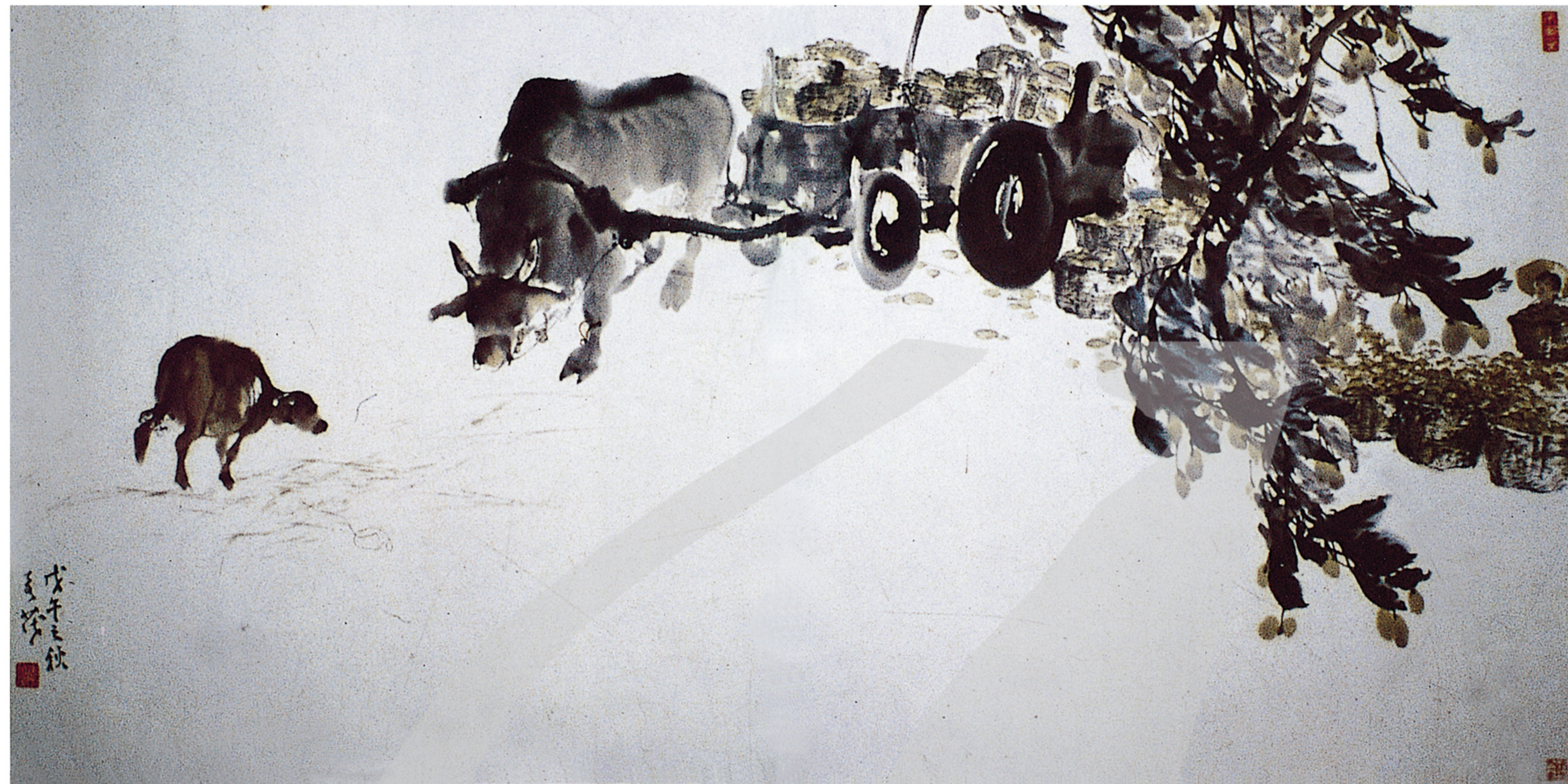
1925年3月22日，李奇茂出生於安徽省亳州市渦陽縣。這裡是中國文明史中擁有三千多年歷史的古城，成湯在此建都，只是歲月無情，今日已然灰飛煙滅。歷經數次行政區域的重劃，1965年由亳州市轄下阜陽、渦陽、蒙城、鳳臺四縣切出部分土地，成立利辛縣，而李奇茂的故鄉正是今日的利辛縣。李奇茂出生於李家莊，他出生那年，正是民國局勢最為混沌不清的關頭，時局動盪，難見光明。在他出生前十天，中華民國

李奇茂較早期的水墨風景畫
梨山 1965
水墨設色、紙本 62×97cm



（上圖、下圖）
2014年7月，中華文化總會文化空間舉行李奇茂「鄉野·豪情——李奇茂水墨展」，圖為該展覽的入口看板及展場。（藝術家出版社攝）

創建者孫文去世於北京協和醫院。前一年的1924年（民國十三年）10月10日，廣州爆發商團事件，同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曹錕倒臺，擁護段祺瑞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執政。臨時政府在11月電邀廣州革命政府大元帥孫文北上共商國是。孫文由廣州經神戶，抵達上海，又搭船赴北京，舟車勞頓，抵北京時，病重進入協和醫院，1925年3月12日去世



李奇茂 芒果成熟時
1978 水墨設色、紙本
90×180cm

於北京。這段歲月，南方的廣州革命政府面臨陳炯明叛變後重新逆襲，充滿緊張氣氛。

李奇茂生長的地區位於安徽省北部，這裡河川縱橫、濕地遍布、牧草肥美，今日亳州市畜牧業依然相當發達，成為供應牛羊的重要地區。

李奇茂生長在西淝河所流貫的利辛縣。西淝河位於渦河與穎河之間，流域面積廣達4750平方公里，全長250公里，發源於河南省太康縣馬廠集，流經亳州、太和、利辛、渦陽、穎上及鳳臺六縣，綿延曲折，兩岸為利辛縣的生態資源。西淝河岸樹木垂蔭，蔥蔥翠綠，池塘縱橫，雞鳴綠野，儵魚泛波。在飽經戰亂的歲月裡，西淝河成為富饒的自然資源，烙印了淵遠流長的歷史霜痕。

利辛縣蘊藏著許多古代歷史記憶。《左傳》記載昭公六年（前536）：「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蓬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蓬洩而殺之。」文中「乾谿」，正是利辛縣。或許這是歷史記載發生於此地的第

一場戰爭。往後，陳勝、吳廣起兵抵抗暴秦於大澤，利辛縣的先民舉義響應。利辛縣正西為阜陽，古代為穎州縣城。歐陽修於皇祐元年（1049）出任穎州知府，熙寧四年（1071）致仕，退隱於此。蘇東坡於元祐六年（1091）到八年期間被貶穎州。相傳熱愛鮮魚美食的歐陽修、蘇東坡，任穎州知府時，曾來到西淝河垂釣。穎州位於穎河中游，素為州府所在，今為阜陽市，緊鄰利辛縣。蘇東坡貶抑期間，為穎州知府兩載，利辛的田疇沃野，陪伴他最困頓的歲月。

李奇茂的祖父在利辛縣經營牧場。李奇茂本名雲台，這個名字頗有飄然的仙人意象。往後陪伴其一生的妻子，同時也是著名藝術評論家的張光正說：「李雲台，注定往後雲遊臺灣。」雖是戲語，往後的人生卻如一場難以逆料的戲劇般，等著他去扮演與應對。李奇茂的父親為小學校長。這位孩童曾跟隨著祖父馴養的馬匹前往嘉峪關，關外黃沙遍野，天地一色，渺渺無涯，大自然的無窮盡與生命的有限，在了無生機的地界，唯有昂揚的生命個體才能稍逞己能。此時，李奇茂幼小的心靈，想必已經被關外世界的奇妙景色與艱困的自然環境所洗禮，鍛鍊起不平凡的氣度。或許說，關外的世界已然連接起人與天際之間的渺渺訊息，等待著他去接觸。

李家在渦陽地方，尚有名望，父親又是一位小學校長，必然對於這個孩子寄予無限希望。1925年國家動盪，但因中國太過廣大，歷史悠久的傳統積澱得太過於深厚，廣大到即便是劇烈的動盪，依然很難傳達到



1993年，李奇茂與夫人張光正於黃山留影。



李奇茂 牧馬圖 1980
 水墨設色、紙本 120×480cm
 ·李奇茂孩童時就跟隨祖父及馬匹前往過關外，此後「馬」之題材也常出現在他畫中。

鄉野小村，深厚到新的思潮不容易撼動這個村落意識。北伐時，革命軍與軍閥會戰，兩軍衝鋒肉搏戰，血肉橫飛；檯面下的利益交換，爾虞我詐。然而，李奇茂生長的鄉下依然過著自己的太平歲月。1930年5月到11月之間爆發中原大戰，這是一場北伐成功後再次為了了斷北伐期間未解問題所引發的毀滅性戰爭，蔓延冀、魯、豫、陝、鄂、湘、桂等行省，一百三十萬人參與會戰，死傷三十萬人。似乎如此重大的戰役也撼動不了這個土地沃美的農村生活。九一八事變，這裡依然過著小康的生活；一二八事變，這裡依然故我。小村落地處邊陲，視野不大，卻也使得李奇茂得以悠然地學習，度過早年的太平歲月。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畫裡乾坤 / 慈母的果敢呵護

李奇茂父親是小村落的小學校長，在新舊時代交替的歲月裡，每一個人都跨越著新舊兩種截然不同，卻又相互滲透的一條莫名界線。父親為他請來教師教授書法，他對於歷代傳統書家碑帖自然臨摹備至。傳統書法教授的嚴謹與苛求，特別是枯燥、乏味的線條使得幼小的李奇茂不

[右頁左圖]
 李奇茂 獵 2007
 水墨、紙本 185×96cm
 [右頁右圖]
 李奇茂 展 年代未詳
 水墨、紙本





李奇茂的母親

耐其煩。過於抽象的線條表現，似乎還暫時與這顆躁動的心靈無緣。他所渴望的是那種足以描摹萬物形象的繪畫世界。當時李奇茂的心靈惴惴不安，渴望透過線條探索複雜的造型世界。在傳統的教育體系中，書法是一切的起點，繪畫則是文人的小道，甚而說是業餘戲墨，不足為道，難以繼承先聖先賢的偉大志業。幸而母親給予適時的慰藉與支持。

李奇茂母親為李家的童養媳。童養媳是中國傳統歲月中的奇妙婚姻關係。在今日，青梅竹馬的戀情似乎有過於早熟之慮；在古代，男女交往，依然被門當戶對的傳統禮教所局限。在中國這個農業社會，一切資源以講求勞力生產為基礎，「一口人」意味著糧食負擔，同時也意味著生產的勞動力。對於家境稍微富裕的農業家庭，多「一口人」，意味著

【關鍵字】

魯迅 (1881-1936) 與木刻板畫運動

魯迅為民國早年最重要的左派文學家之一。浙江紹興人，本名周樹人，字豫才，以筆名魯迅聞名。早年留學日本，在日本教育家嘉納治五郎創辦的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接著到東北大學學習醫，後棄醫習文。魯迅的雜文、小說、評論、散文及翻譯，對五四運動後的中國文學具深遠影響。1927年他來到上海的內山完造開設的「內山」書店，兩人結為莫逆。1932年起內山書店代理魯迅以「三閒書屋」名義出版的許多著作。魯迅去世後內山完造發起募集「魯迅文學獎」，獲聘《魯迅全集》編輯顧問。魯迅從1920年代後期起始接觸歐洲新版畫藝術，1929年編寫了《近代木刻選集》四種，刊行歐美、日本版畫，引發國人注意。1931年8月魯迅邀內山完造之弟內山嘉吉於上海舉辦一週木刻技法講習會，參加者除了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學生外，尚有力揚、艾青等人。1934年廣州市立美術學校成立「現代版畫會」，隔年平津木刻研究會主辦「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抗戰期間，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為全國木刻版畫中心。



魯迅頭像

多一個勞力，即便女子，小康者小家碧玉，巨富者大家閨秀，亦能攀援門戶，結為姻親，彼此共榮。只是，對於貧困家庭而言，多「一口人」，特別是多一口女性，卻是多一口負擔。童養媳的風俗起源於這種注重農業勞動力的社會環境，宋代開始這種以契約形式命定未來兩家婚嫁關係悠然歷史。李奇茂母親或許是因為身為古老社會即將結束前，這類特殊傳統習俗的見證者。故而，她的處境自然也就一腳踩在傳統價值觀上，另一方面總具有某種新時代的些許遠見。

當李奇茂父親極力要求他練習書法之時，母親卻支持他追求自己喜歡的繪畫。這在當時「嚴父」的時代，自然不可思議。母親極力為兒子辯護，給予支持，這需要多大勇氣！從傳統農業社會蛻變到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中國農村依然充滿著傳統家長制度的威權；然而美術這種被傳統文人視為「小道」的領域也逐漸受到重視。

這時候全國興辦美術學校風氣已經逐漸形成，杭州美院創立於1928年，上海一地的藝術風氣也風起雲湧。1931年8月17日魯迅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棟三層建築物內成立木刻講習會。他請來友人內山完造的弟弟內山嘉吉講授木刻技術，魯迅親自翻譯、講解，參加此次活動的青年有十三人，從此成為關懷廣大下層群眾的重要美術播種者。1931年9月20日



蒲添生 詩人(魯迅) 1947
雕塑 72×38×28cm
蒲添生雕塑紀念館提供



珂勒維茨
德國的兒童在飢餓！ 1924
石版畫 29×42.5cm
柏林珂勒維茨美術館藏

左派聯盟刊物《北斗》創刊號出版，刊載珂勒維茨（Käthe Kollwitz, 1867-1945）「戰爭」系列第一幅〈犧牲〉，木板畫成為一種推廣理念，關懷群眾的最有效的美術工具。1934年，李奇茂十歲，父親為他請來畢業於商邱師範學校美術科的陸化石教他習畫。當時師範體系的美術科，大體稱為圖畫科，具有全能訓練，在那個時代，中國水墨傳統與西洋近代美術技術必須涉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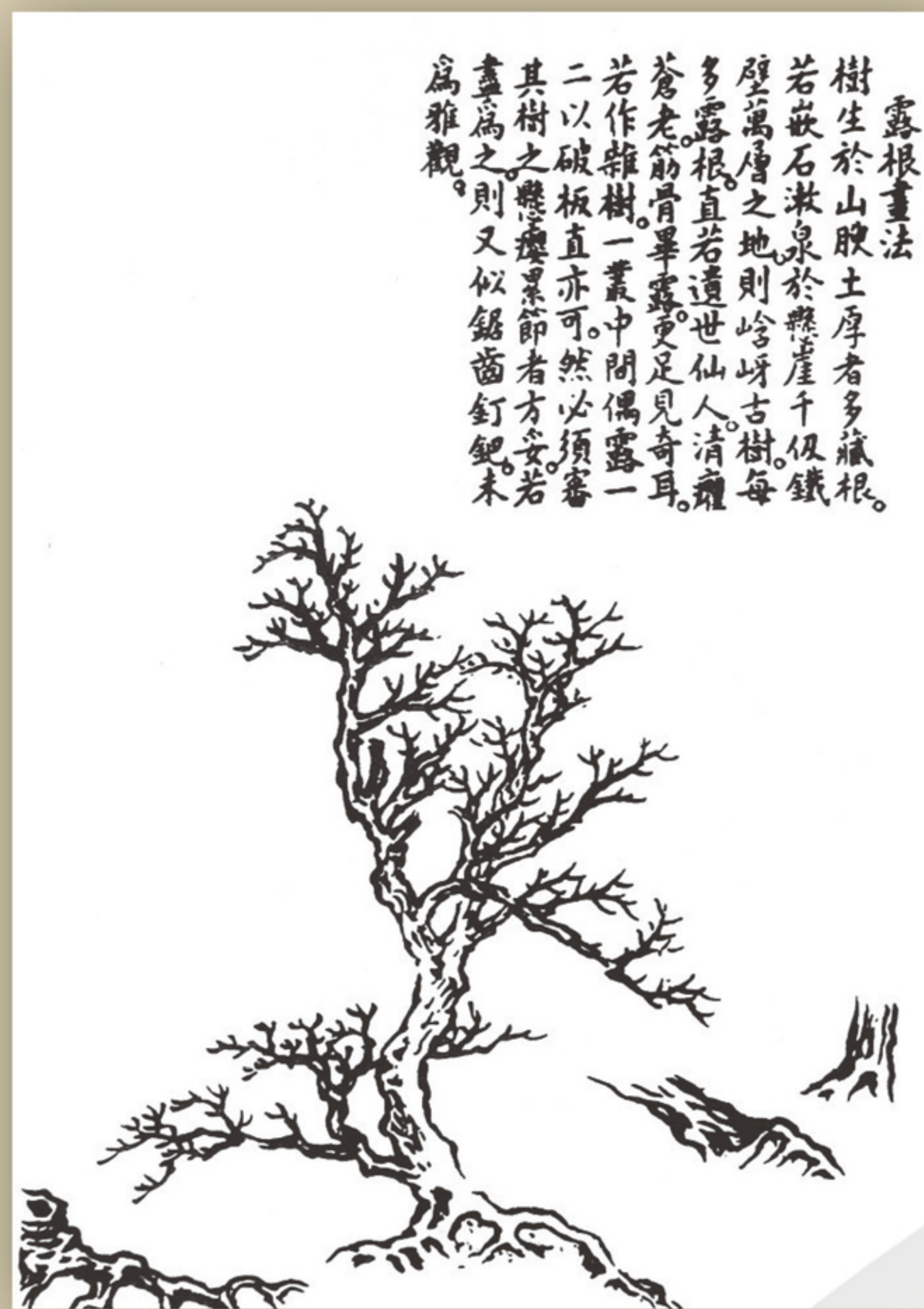
對於一位渴望學畫的孩童而言，陸化石的教導自然影響到李奇茂的美術生涯。傳統水墨技術在鄉下不只容易受到歡迎，加上栩栩如生的西洋美術體系的傳統，更加讓這位幼小的孩童提前接受到美術基礎訓練。

對於一位渴望學畫的孩童而言，陸化石的教導自然影響到李奇茂的美術生涯。傳統水墨技術在鄉下不只容易受到歡迎，加上栩栩如生的西洋美術體系的傳統，更加讓這位幼小的孩童提前接受到美術基礎訓練。

帶藝離鄉 / 顛沛的從軍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陸化石並非傳統畫師或者私塾傳統畫師，而是具備新時代知識的教師，任教於渦陽縣立中學。今日，我們無從查到陸化石的藝術表現手法、成就，然而李奇茂卻直到今日依然對於由他啟蒙美術而感到自豪，難忘師恩。陸化石教授李奇茂傳統書畫，以《芥子園畫譜》為教材，由花鳥、山水、動物到人物，依次傳授。有時，陸化石會帶學生到民間寺院觀賞彩繪於牆壁上的民間故事。在中國傳統民間社會裡，寺院裡民間彩繪上的題材，往往成為當時普及美術教育、穩定社會道德的重要工具。那裡不只是宗教的場所而已，其實也是美感教育的養成場域。中國



〔左二圖〕
《芥子園畫傳》通稱《芥子園畫譜》，是中國畫的技法圖譜，流傳很廣；圖為「露根畫法」及「三株對立法」的示範。

〔右圖〕
此為李奇茂1970年所畫的〈布袋和尚〉。

傳統鄉下，家道貧寒者無資雕塑神佛供養於家中，僅能以筆墨書寫神佛名號或者簡筆彩繪神佛形象，張貼於壁間，虔誠膜拜。一經風化與毀損，即虔誠焚化，積攢錢財，再行請人書寫或者彩繪。

幼年的李奇茂擅長佛畫，一有畫作完成即受到鄉間傳揚，爭相請回家中膜拜，獲得不少潤筆費。對於幼小的李奇茂而言，這項回饋自然更加堅定起他往後的興趣。

根據李奇茂回憶：「從此他在昏暗的燈火下學畫，伴隨在旁的是



李奇茂 慈暉普照 1991
水墨 138×138cm

母親的紡織聲響。」慈母勤勉的紡織，李奇茂則努力在一旁習畫。這是一幅動人的天倫之樂。往後，李奇茂描繪不少紡織中的慈母作品。〈慈暉普照〉（1991）、〈慈母手中線〉（2006，p.23）這兩件作品都是以他母親杜夫人照片為底稿，追憶其紡織時的神情。畫中母親神情愉悅，身材健碩，彷彿樂在工作，儼然傳統中國母親的典範。「中國婦女向以勤



李奇茂從幼時就擅長佛畫，此〈媽祖出巡〉為其1980年時的作品。

儉持家為美德。古今歷代炎黃子子孫孫，幾乎都穿過老娘親手紡棉織布……」李奇茂如此寫著自己對於母親的追憶，他將這種追憶轉化為中國民族情感中的母親形象。



李奇茂1997年新春時所作的〈慈母手中線〉。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首〈遊子吟〉詩歌是中唐詩人孟郊經典之作，似乎目前尚無詩歌能如此傳神地描繪出母親的慈愛。愛子臨行別離，將想念與期待的親情縫入絲絲綿密的旅衣當中。孟郊早歲清貧，屢試不第，



李奇茂 慈母手中線 2006
水墨 115×120cm

浪跡四方。這樣一位際遇多舛的舉子，只能外出流浪，尋求遇合者為其拔擢。孟郊晚成，四十六歲方才及第進士，〈登科後〉有：「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所謂「春風得意」、「走馬看花」皆出於孟郊的名句。然而，最能表現出其困頓的離情，以及慈母光輝的詩歌正是這首〈遊子吟〉。李奇茂的畫

作以一種健康形象表現出別情，毫無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之慨。

抗日戰爭爆發，首先從沿海的都會開始，接著沿著鐵路逐漸蔓延到華北、華中、華南等大城市之間。李家莊深處貧瘠的鄉村，相對地保有地理上的寧靜優勢，免於立即受到戰火波及。為什麼李奇茂要離家遠遊呢？只因為抗日戰爭的慘禍在廣大中國的大地進行四年之後，終於這場暴風雨逼近一度處於寧靜的村子。抗戰期間，國軍正規軍與日軍的大規模爭奪戰大都爆發於交通要津。日軍控制大城市，國府軍隊則控制廣



李奇茂喜歡馬，當兵時抱著馬開心地合照。

大農村。敵我兩軍，依據戰爭戰略戰術需要進行著你來我往的拉鋸戰，國府所稱的「淪陷區」百姓，幸運則逃過戰禍，不幸者家破人亡。只是，當軍事逐漸往後發展時，國府兵源開始出現不足，下鄉抓兵的現象屢有所聞。為免於無謂犧牲，1941年李奇茂父母給予盤纏，母親交付自己的照片，讓李奇茂跟隨著鄉友到上海、南京出逃避禍。

日本為了統治廣大中國的淪陷區，抗戰爆發之後，採取以華治華政策，拉攏失意政客，1937年12月14日北京成立王克敏領導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隔年3月28日梁鴻志於南京成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9月王克敏與梁鴻志偽政府組織中華民國政府聯合委員會，實質為獨立運作。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在南京舉行「國民政府」還都儀式，自稱中華民國正統政權，史稱「汪偽政權」。汪精衛偽政權奢言控制東南半壁，實質上僅有上海、南京、廈門、漢口，以及江蘇、淮海（為日軍占領中國期間扶植汪精衛政權所設立於中國東部的一省）、安徽三省較為完整，其餘為部分縣市而已。李奇茂逃鄉，來到上海看到十里洋場的繁榮，窺見



李奇茂的〈針線情〉亦是對慈母的思念。

南京戰爭的破敗景象，然而畢竟戰亂不止，豈能有留人之處。李奇茂當時年少，四處流浪，盤纏用罄，身上僅剩一只茶缸，一週僅食一餐，飢餓至極，無以為繼。一日見裝甲兵部隊招募新兵，飢餓的李奇茂前往應募，瘦骨嶙峋，此時體重不滿三十公斤，幾乎被退訓。人生的際遇無常，因一逃兵名為「李其茂」，上級詢問是否願意頂替，為求存活，於是往後捨棄「李雲台」之名，又不喜借殼上市，遂更「李其茂」為「李奇茂」，從此李奇茂開始書寫他的「神奇」歲月。